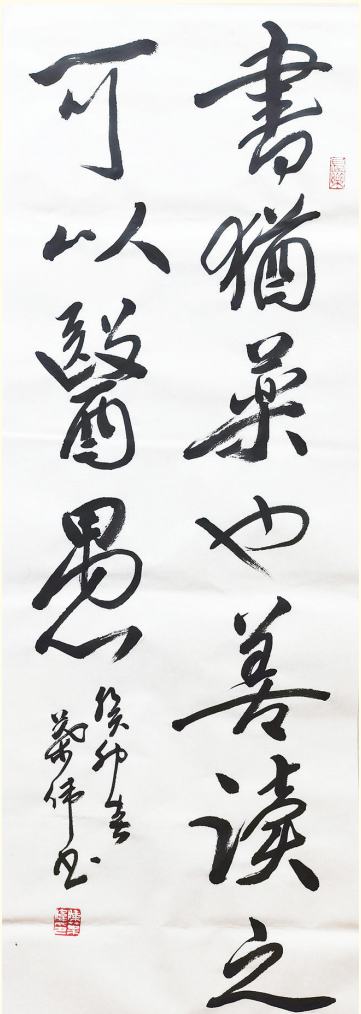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

蔡伟书

有一个三岁男孩跟着母亲走过一个由士兵和刺刀把守的检查口。母亲已经有几个月身孕,她的肚子上包裹着几条棉布,这几条棉布是吸过盐水又晒干的。由于有禁令不得私自携带食盐出城,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通过检查口,把食盐偷偷带去给父亲,有时还设法带去些药品。父亲住在城外,以割橡胶为生,同时他是一支队伍里的人,其队伍属于马共,即马来亚共产党。

这是许燕妮散文《故乡是条遥远的河》和《奶奶的嫁妆》都写到的一个细节。她笔下的男孩实为她的父亲,出生于新加坡。文中的父亲母亲分别是许燕妮的爷爷和奶奶。当年爷爷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与奶奶带着儿女们回到祖国,住进漳州城一座许氏祠堂。后来爷爷去世,奶奶拉扯十一个孩子成长,其中最小的那个儿子,也就是当年跟着出城送盐的孩子日后上山下乡去了华安县,然后便有了眼下生活、工作于此地的本书作者许燕妮。

记得是十多年前,我在省文联工作期间,就听家乡的文友提起过许燕妮。作为华安县,也是漳州市崭露头角的新一代作家,她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当时我曾读过她的一些文章,知道她在华安水电厂工作,其他情况则了解不多。这一次借她出版散文集《一抹瓷白》之机,比较集中地阅读其作品,通过作品也看到了作者生活世界的若干方面。以前我只知道她出自华安,却不知道其家族从东南亚一直到闽南山岭深处小县城这般曲折的经历。这种家族经历对作者的成长肯定会有影响,在她的作品里时隐时现。如她询问故土,有时会让她父亲感觉伤感与茫然,对她则意味着奶奶以及太古桥、府埕、延安南路等等,那就是漳州城。而她走上创作之路的玄机也深埋于此:当年一个潮汕富家女孩与一个闽南普通小伙结婚,下南洋,女孩只带着两个箱子,那就是她的嫁妆,其中一个箱子装着她的耳环、戒指、玉镯等物品,很快在困窘中一一变卖以维持家人生活,另一个箱子始终沉沉满满,直到被带回故国。里边却是一个二十本古籍书,是她珍藏、陪伴度过一生的精神食粮。当年的这位潮汕女孩就是许燕妮的奶奶,她爱书成痴遗传给了许的父亲,其父将工资的很大部分拿去买书,家里杂书成堆,许燕妮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直到她自己也成了个写书的人。这个过程如同她所相伴并时时出现于笔下的九龙江北溪,有源有流,其父的故土沿这条河流向下延伸,我们则可以溯流而上去了解其创作的某个源头。作为上一辈人,我这种读者总是会在作品中寻找历史与时代的投影,感受时光河流的流向与曲折,在这本书里读到它们,让我感受到了许燕妮作品的独特与厚重。

#### 新书品评

## 河流与土地

### ——许燕妮散文集《一抹瓷白》序

□杨少衡

瓷白》之机,比较集中地阅读其作品,通过作品也看到了作者生活世界的若干方面。以前我只知道她出自华安,却不知道其家族从东南亚一直到闽南山岭深处小县城这般曲折的经历。这种家族经历对作者的成长肯定会有影响,在她的作品里时隐时现。如她询问故土,有时会让她父亲感觉伤感与茫然,对她则意味着奶奶以及太古桥、府埕、延安南路等等,那就是漳州城。而她走上创作之路的玄机也深埋于此:当年一个潮汕富家女孩与一个闽南普通小伙结婚,下南洋,女孩只带着两个箱子,那就是她的嫁妆,其中一个箱子装着她的耳环、戒指、玉镯等物品,很快在困窘中一一变卖以维持家人生活,另一个箱子始终沉沉满满,直到被带回故国。里边却是一个二十本古籍书,是她珍藏、陪伴度过一生的精神食粮。当年的这位潮汕女孩就是许燕妮的奶奶,她爱书成痴遗传给了许的父亲,其父将工资的很大部分拿去买书,家里杂书成堆,许燕妮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直到她自己也成了个写书的人。这个过程如同她所相伴并时时出现于笔下的九龙江北溪,有源有流,其父的故土沿这条河流向下延伸,我们则可以溯流而上去了解其创作的某个源头。作为上一辈人,我这种读者总是会在作品中寻找历史与时代的投影,感受时光河流的流向与曲折,在这本书里读到它们,让我感受到了许燕妮作品的独特与厚重。

这本书里有一块美丽土地,那就是作者成长、工作、生活的华安。许燕妮以她的笔描绘了这块土地的种种奇妙,展现贡鸭山、华安玉、古渡口、老树、土楼、古桥、宗庙、畲乡、台胞村、闽南海拔最高的行政村等众多华安特色景致。还有其历史,从数千年前先人留下至今未解的“仙字”,到数百年前明代徐霞客“下华封舟,行数里,山势复合,重滩叠流”的记载,华安之“因县治在华峰岭而民安居乐业于此而得名”,以及近代的红色历史、上世纪

的那个年代,我在与华安接壤的长泰县当知青,曾从长泰走进华安大山里,看望我的知青同学,当时华安的山水梯田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印象。七十年代中期我在长泰坂里当小学老师,时常步行到相邻的华安利水,坐许燕妮笔下那种绿皮火车回漳州。八十年代初我曾与青禾、海迪以及几位华安文友一起,坐小船沿九龙江北溪顺流而下,饱览两岸风光,当时许燕妮可能都还没出生。此刻她的文字唤起我许多日渐遥远的记忆,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阅读之旅。

作为一个生活、工作于华安的散文作家,许燕妮这本书之鲜活在于着力表现自己立足的土地,表现这里及周边的变迁和生活中的人们。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其作品中饱满真切的情感,她通过这种情感感染读者,引发共鸣,也让读者记住她给他们的故事与画面。她写土楼:“倘若说女人的美可以用千娇百媚来形容,那么土楼的美则只能用万般风情来描述。”她写自己三叔的种种固执:“似乎没人能真正了解他的心思,但我却总能隐隐感受到他坚毅的内心力量,以及一颗不愿媚俗的心。”她的表现手法也颇可圈点,特别是有些散文写得起伏跌宕有如小说,如《落入缝隙的阳光》写一个哑巴油漆匠,其绘声绘色与作者心态的转折,都颇给作品增色。同时许燕妮也总能在她的文字中传递一种经过深入思考的、积极正面的认知与理念。例如她写美食:“寻找美食,其实是寻找那抹真实的乡愁,寻找寄予心灵的那份归属。”她写交通:“在华安的众多变化中,交通的便利无疑是让老百姓觉得欣喜的,它让越来越多的华安人走出家乡,远行逐梦,也把华安的魅力一点一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感觉其实可引用这段话来形容她自己这本书:她是在通过自己情感丰沛的文字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描述和认识时光的河流,把华安以及漳州这块美丽土地的魅力,一点一滴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跨越历史时空而来,与当下的我们相聚,这是多么温暖的事情。读书分享会现场的专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围绕新书的内容、阅读的意义和读书的感悟分享了各自感悟和心得。

陈子铭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漳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漳州传》《历史转折时期的漳州月港》《生活在故乡》《天涯歌仔》《大海商》《红星照耀时》等著作,其作品往往以全球化视野呈现历史叙事,并赋予特殊的地域文化色彩,多部作品被译成英语、俄语出版。

在闽南侨乡,侨批侨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往往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那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关联,一种血缘责任的坚守,也是一种接地气的情感教育。在外闯荡的人要为留守家乡的人提供物资支撑,留守家乡的人要为在外闯荡的人维系家族亲族的情感。这种社会风俗和家庭伦理,由来已久。

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侨批以及它携带的侨汇是无数家庭的生活支柱。当时民间批局遍及东南亚和上海、香港、闽南、潮汕地区。著名的漳州天一批局,成立于光绪六年,成立时间比大清邮局还早,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经营时间最长的民间批局。鼎盛时期,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缅甸等8个国家设立24个海外分局,在香港、上海、厦门等地设立9个国内分局,活跃于南洋华人社会,鼎盛时一年侨汇流量1500万银元。侨批侨汇和它背后的物质与精神力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维系了无数家庭的生活,更在某种层面上起到社会稳定剂的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书信已退出日常生活,大量的侨批,却成为民间收藏,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人们更是从侨批后面看到了历史人文价值。于是,我们从那些发黄易脆的信纸中读到了宏大的时代变化与细碎的个人生活。百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跨越历史时空而来,与当下的我们相聚,这是多么温暖的事情啊!

#### 2020年春季的写作缘起

开始写这本书是在2020年春季,正是多雨时节,天气清冷,对生命的感悟变得敏锐,那种敏锐,带到书里了,你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坚韧、执着,对磨难承受以及带来的某种感伤。这种体验现在看来是可遇不可求的,让人很容易进入写信人的情绪里,与他飘泊南洋,越过生命的暗流,当然也享受那寻常的欢愉。而那些在夜深人静时完成的章节,因为与他们的生命一起律动,所以自带光亮。这种光亮,照着你要走的路。很恰巧,书出版时间在2023年元旦将至的时候,头尾三年。

阅读的同理心是可以打破时空隔阂的。书里写的是百年前的人和事,呈现出

那天课上,当老师提问“有谁愿意自告奋勇来朗诵屏幕上这一首《乡愁》”时,一男生先是低下头沉思了数秒,在稍稍酝酿过后,便大方而自信地举起了手,打破了沉寂了半晌的空气。伴随着老师赞许的眼神和同学们鼓励的掌声,他走上了讲台。

我在现场目睹了全程。在他沉浸在朗诵的世界时,我似乎看不见他,看不见他脸上的神情,看不见他伴随朗诵而跃动的肢体语言。但我能听见他微不可察的呼吸,在我那颗沉寂了许久的心里,每一根心弦都仿佛与之同频共振。

我问他,“你是如何对朗诵产生兴趣的呢?是否受到某一个人的影响,或是源于一个重要的契机呢?”

#### 朗读者

## 我与“他们”的心灵对话

□曾天羽

他在倾听了我的问题后,视线飘向窗外,仿佛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半晌后,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是的,早在小学时期,我便在一位热爱朗诵的语文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朗诵,并在之后的日常朗诵和多次比赛经历中愈发得心应手,也越来越喜欢上了它。”

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如果说像说是某一个具体时间节点那样的契机,我想大抵是没有的吧。在我过去的岁月里,对朗诵的兴趣似乎与我对文学的热爱一贯是密不可分的,我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朗诵是一个更具象而生动的媒介,将印在纸面上冰冷的铅字重新演绎,令人更直观地感受到文字的温度和力量。于我而言,朗诵与其说是一种表演艺术,不如说更像是另一种视野下的文学体验。”

我相当认同他的观点,不禁进一步追问:“在你的看法中,高超的朗诵艺术不仅是生动的演绎,更是犹如一场画龙点睛式的二次创作,那么,你能分享下关于朗诵的心得和技巧吗?”

“朗诵最重要的就是情感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朗读者对于原

#### 文学茶座

## 一纸“侨批”赤子情

——《梦里家山》新书分享会在漳州古城举行

□江惠春 文/供图



作者陈子铭(中)向漳州市城市职业学院、漳州市图书馆赠书

#### 创作谈

## 对历史情感的追述

——《梦里家山》创作手记

□陈子铭

今日的某些类似的生活状态。在家乡人看来光鲜的那些人,谋生在异国他乡的各个角落,家乡有他们牵挂的人。现代通讯工具让人们不必花几个月慢慢等一封信,现代交通可以让回家的路不必变成漫长的等待。但压力是所有人都会有共感,奋斗,挫折,硬扛,常常是一边想放弃,一边咬牙努力。

但我们常常可以在最艰难的时候感受到人性温暖,母亲牵挂儿子,丈夫安抚妻子,未曾谋面的叔侄数十年保持联系,即将走入社会的兄妹隔海倾诉自己的人生。生活那么艰苦,但生活依然继续。世界就这么匆匆变化,但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 碎片化信息的散文表达

写作时间是碎片化的,侨批所携带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写一些碎片化的故事,这更符合写作的感受,也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毕竟在互联网时代,很难慢慢地去读一封信。但是,时代虽然变了,心情依然敏感啊,那一闪而过的温柔,会在心尖颤动。

#### 文学茶座

## 人间四月天

□暴家伊

清明,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气,处在惊蛰之后,又在立夏之前,人们扫墓祭祖,哀思之余也得以踏青寻春。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春雨敲打杨柳青青的嫩芽的同时,也轻叩了诗人们的明窗。

4月6日晚,我参加了由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社联举办的2023年清明诗会——人间四月天。

伴随着窗外越发紧密的雨声,深红的帷幕缓缓向舞台两侧退去,七位优雅美丽的“仙女”捧着花出现在观众们的视野中,这是诗会的第一节目——黄梅戏《天仙配》,悠扬的乐声响起,七位仙女轻歌曼舞,云袖翻飞,花朵飘舞,嫣然一笑,霞光万道。

帷幕再次被拉起,三位打扮古朴的同学登上了舞台,一人抱琵琶,两人端起了纸墨笔砚,转轴拨弦三两声,三人同时开始了表演,琵琶声清脆,两位书家落笔亦刚劲有力,柔软的毛笔同琵琶音一样,给人带来的感觉却是势如破竹,如每个春天一样,温暖而坚定,一曲毕,两人展示了他们的作品:“秀野踏青晨行早,芳草拾翠暮忘归。”文如游龙,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审美,中国人对春的感受。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最适合一个人静思,下一个节目再次展示了古典的东方是如何在喧闹的春日里寻找宁静的。一鼎香炉,一床古琴,两位表演者各坐舞台一端,伴随着琴音袅袅,点点香料被轻轻注入香炉之中,缥缈的烟,舒缓的琴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优美的中国画卷,将观众带入了沉浸的安静的世界。

以诗代酒,唐音吟诵社用独特的闽南话朗诵起了李白的《夜宿山寺》,南音的婉转你依,搭配耳熟能详的唐诗,别有一番韵味,令人难以忘怀。即明文学社的同学们再次上台,朗诵了《清明节是一场适时的雨》和《叫我如何不想她》,思念如春笋深扎于人们的内心,清明的雨不只滋润了尘世的万物,更为人们心中的情感倾泻了一场适时的雨,那些对家人、对爱人、对逝去的万物的思念便如三月之笋般破土而出,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叫我如何不思念。

窗外的雨还在下,诗会即将结束,诗会的负责人兼主持人陈瑞松老师走上台,以一首改编自徐志摩的《偶然》的歌曲将诗会所有的情感总结,“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今夜的阳光仍在下,我们的哀思还在寄托思念的方向,但明日的太阳会照常升起,我们每个人都还有未来的方向,不必停留,更不必哀伤。

诗会在一片掌声与淅沥的雨声中圆满落幕,走出大厅,与背后的人声渐行渐远,微风夹着细雨斜斜地裹过来,沾湿了膝盖,却不让人恼,这场雨过后便不再是清明,是春暖花开,是万物复苏。